鸟中鬣狗——胡兀鹫

□ 撰文 / 邸志鹰



◆ 胡兀鹫从空中急冲而下扑向猎物。
摄影 / 祁云

鸟中鬣狗

许多年前，我第一次听中国野生动物摄影师祁云讲到胡兀鹫，祁云曾经在西藏喜玛拉雅地区连续两年拍摄胡兀鹫的孵化、育雏。

“胡兀鹫是中国最奇特的猛禽，是中国唯一在冬季孵化育雏的猛禽，在十一月初，求偶的胡兀鹫成双成对地比肩翱翔于蓝天，雌雄鸟儿发出美妙的‘koolik——koolik——’的哨音，在辽阔的高原能够传得很远，不知道的人听起来仿佛是神秘的天籁在天地间回荡。”

隆冬的一月是青藏高原滴水成冰的季节，胡兀鹫开始产卵——每窝仅产1枚至2枚卵。经过两个多月的孵化，三月至四月雏鸟出壳。此刻高原牧区的牛羊和野生的有蹄类动物经过漫长的严冬之后，正是最虚弱、死亡率最高的时候，频频倒毙的尸体是胡兀鹫育雏的丰富食物。

“胡兀鹫双亲喂育一百多天，直到八九月份小胡兀鹫出巢，但是这以后，不辞辛劳的双亲还要继续照顾小胡兀鹫，带着它们学习飞翔和觅食的技巧……”

祁云自豪地向我介绍他的拍摄对象，不

7自然.indd 56 2011.1.27 4:42:16 PM

像是说一种鸟，倒像是称赞一个身怀绝技的英雄。看过他在西藏拍摄的胡兀鹫的图片和录像后，这个奇特的鸟就深印在我的脑海。

想不到，2001年的大年初六，在邛崃山脉重重叠叠的大山中，我居然与胡兀鹫这位“身怀绝技的英雄”不期而遇，它在雪山之上御风翱翔的英姿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大年初二，我们一行6人从卧龙大熊猫保护区卧龙镇的卧龙关出发，进山考察分布于邛崃山脉的雉类，希望能拍到绿尾虹雉和白马鸡的片子。去路山高坡陡，险峻处一面峭壁如墙，一面深壑无底，嶙峋的崖石上只有半掌落脚之处。我们在苍茫的飞雪中跋涉了两天，到达了考察地点。连天的大雪影响了雉类的活动，我们在山间窝棚里焦急地等待天气放晴。每天夜晚，人人盼鸡心切，难以安眠，总要好几次出去查看天气；每天清晨，天还漆黑着就开始侧耳聆听，期待高原雉类的报晓之声……第三天，大年初六凌晨隐约的鸡叫打破山野的寂静，我们欣喜地翻身坐起，惊喜交加地倾听仿佛来自天际的高原鸡晓——高原山鹑和雪鸡声音隐隐约约，而绿尾虹雉和白马鸡的叫声好像离我们很近……天终于放晴了，飞雪中饿了几天的鸡们要下树觅食了。

不到5点，我们滴水粒米未沾，整装出发去寻绿尾虹雉和白马鸡。跟着导游穿行在白茫茫的岷江冷杉原始森林，仿佛是走进了琼楼玉宇，我们每走一步，树枝上堆积的雪撒盐一样簌簌抖落。万籁俱寂，没有一丝声响，偶而看见地面上一尘不染的白雪上印着一枚枚交错排开的“竹叶”，这雪地上的竹叶引起我们无穷的喜悦和猜想：绿尾虹雉和白马鸡，下树去草甸觅食了。

觅食的白马鸡共有20几只，彼此相距不远，且食且行，由高而下活动于草甸上。忽然间，响起白马鸡高亢而嘹亮的“梆——梆——梆——”的呼唤，正在觅食的白马鸡迅速地或滑行或疾走纷纷进了林子，有的距离林子比较远，就在衰草残雪中就地卧下……一时之间，所有的白马鸡仿佛被实施了魔法，消失得无影

◆ 上图：胡兀鹫俯身冲下，抓起一根骨头。
摄影 / 陈久桐
下图：胡兀鹫向地面俯冲之时，翅尖的羽毛与空气摩擦发出呼啸的哨声。
摄影 / 彭建生





7自然.indd 57 2011.1.27 4:42:19 PM



◆ 胡兀鹫性情孤独机警，喜欢生活在裸岩地带。

摄影 / 彭建生

无踪。

导游悄悄说到：“有鹰来了。”我们抬头远望，果然，碧蓝如洗的天空隐约地出现几只黑影子。黑色的影子距离我们越来越近，幻成硕大飞鸟，好像一个编队的战斗机组，缓缓地飞翔着，慢慢降低飞行高度。其中四只是高山兀鹫，还有一只是胡兀鹫。由下而上看去，高山兀鹫看起来就像白色的鹰披着黑色斗篷，除了翅膀镶了黑色的边缘，其他部分都是白色的。它宽阔的两翼展开成一条直线，像张开一面长方的宽大的斗篷。

在飞翔于蓝天中的一群鹫类猛禽中，很容易分辨出胡兀鹫的身影：它的头和颈都不裸露，翅膀比高山兀鹫窄，两翼伸展也是一条直线，但是它的初级飞羽直而尖，像利矛刺进空气中，摩擦空气发出一种尖利的笛哨声。它的尾巴呈长阔的楔形，而高山兀鹫尾巴呈方形。

当“战斗机组编队”从我们头顶滑过，距离如此之近，胡兀鹫嘴边的胡须一根根清晰可辨。四只高山兀鹫几乎不扇翅膀，像四架硕大笨拙的风筝悬浮在空中，而胡兀鹫则好像是在表演低空飞行，擦着灌木丛，滑进草甸，几乎是贴着地面快速地飞行。

我的心揪了起来，紧张地注视着巡视草甸的胡兀鹫。

胡兀鹫的尾羽有别的猛禽没有的特殊功能：尾羽和初级飞羽相互配合微微转动时可以做低空的快速飞行。它的这项“绝技”跟现代高速飞机利用“缝状襟翼”提高升力，以适应低空飞行相似。除了它，在猛禽中再没有谁能这样贴着地面快速飞行的同时还保持身体平衡。身体强壮的雕类不行，发现地面的猎物后，它们直直地一头扎下来，像一枚重磅炸弹呼啸而下；隼类也不行，它们速度快得像出镗的子

7自然.indd 58 2011.1.27 4:42:21 PM

弹，连微微的转弯都不行，对于它们来说，向着地面的猎物俯冲而下只有一次捕猎的机会，无论爪下有没有猎物，它们都要迅速地拉向高空……猛禽中的鹞倒是喜欢在草原沼泽的上空低低地飞行，但是它低空飞行时双翅扇得很慢，不像勇猛的猛禽倒像硕大的蝴蝶在翻飞，跟胡兀鹫的低空飞行不可同日而语。

而且胡兀鹫的视力很强，它的眼睛的视网膜斑带区中央凹内的视觉细胞有150～200万个，而人类只有20万个。可是，尽管胡兀鹫怀有捕猎的绝技，但是白马鸡藏得更好，匍匐于草甸上的白马鸡一动不动，与斑驳的残雪和萧条的衰草浑然一体。巡视一遭后，一无所获的胡兀鹫飞离了草甸，不断地拉高，渐渐融入蓝天中。我的心松弛下来，而躲藏在各处的白马鸡在哨鸡“梆——梆——梆——”声中又汇聚在草甸觅食……

第一次见到胡兀鹫低空表演，它的确是名不虚传的威武英俊的捕猎者。

胡兀鹫是一种鹫属猛禽，但它的头颈生满羽毛，不像其他鹫属猛禽光裸无毛。在它的眼前方、眼前上方、鼻子基部及颏和下颌相连的地方也都长着黑色刚毛，看上去像长着一脸的“络腮胡须”，因此也被称为髯鹫、胡子雕。由于它嗜食腐肉，所以铁钩般的脚有所退化；因为它必须依靠嘴从有些很大很结实的动物尸体上撕下一块一块的肉，它的嘴渐渐变得格外强大，高而侧扁，先端钩曲成90度，象钢钳一样。

在全世界，胡兀鹫一共有6个亚种。在非洲埃塞俄比亚、南也门高原和大山中的草原、冻原、高地以及石楠荒地都有胡兀鹫定居，晚上它们喜欢落脚于海边和内陆的岩石或悬崖上。只要是天气晴朗的日子，胡兀鹫几乎整日翱翔于高空，当草原刮起5～6级的大风，胡兀鹫依



◆ 我们翻越了米拉山口，下山到松多一带时，忽然看到路坎上方的雪地上，一只胡兀鹫准备起飞。

摄影 / 彭建生

7自然.indd 59 2011.1.27 4:42:23 PM



然自如地遨游于苍穹之中——正可谓“胜似闲庭散步”。

胡兀鹫曾经也是欧洲高山地区比较常见的鸟类，18世纪以前在阿尔卑斯和帕伦塞斯地区分布相当普遍。然而，许多人说它是“羊羔捕食者”，最后它被牧人斩尽杀绝。

胡兀鹫，长着翅膀的鲨鱼

阿尔卑斯山是一座位于欧洲的著名山脉，它覆盖了意大利北部边界、法国东南部、瑞士、列支敦士登、奥地利、德国南部及斯洛文尼亚。在欧洲阿尔卑斯山一带，胡兀鹫有“阿尔卑斯巨鸟”之称——它的体形超过一米，翼展有三米之阔，是当地最大的鸟。

著名科幻作家凡尔纳科在《气球上的五星期》第三十二章对胡兀鹫有一段精彩的描写：当气球“维多利亚号”被裹着向后退了约40英里，又回到了乍得湖上空。这时，一直注视着地平线上空的乔发现一群大鸟渐渐向“维多利亚号”靠近。

“胡兀鹫追逐着‘维多利亚号’，在气球周围形成了一个大圆。它们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在空中飞快地穿来穿去，逐渐缩小了包围圈。它们时而像流星坠地似的突然俯冲，时而像出膛的子弹直冲云霄，时而又翅膀一侧骤然改变飞行方向。

博士忧心忡忡，决心把气球升到高处的大气层中以避开这些危险的猛禽。氢气球迅速膨胀起来，‘维多利亚号’开始上升。但是，胡兀

7自然.indd 60 2011.1.27 4:42:24 PM



◆ 一只幼年胡兀鹫要经过多年练习才能成为扔骨头的高手。 摄影 / 陈龙

鹫也随着一起往上飞。看来，它们不打算放弃气球。

……

胡兀鹫越聚越近了。它们因拼命尖叫而鼓起的光秃秃的脖子和头顶上因恼怒而竖起的紫色肉冠已清晰可辨。这是些最大个的胡兀鹫，身长超过3尺，白白的翅膀伸展着，阳光透过翅翼闪闪发亮。它们的凶恶程度完全可以与鲨鱼相比，可以说，它们就是长着翅膀的鲨鱼。”

气球上升没有摆脱“长着翅膀的鲨鱼”，猎人自作聪明地以为子弹可以吓住围攻的胡兀鹫，他们用双筒猎枪打死了三只，“但是，余下的胡兀鹫这时改变了攻击策略。它们一起飞到‘维多利亚号’上面去了。肯尼迪望望弗格森，博士虽然面无表情，极力控制住自己，但脸色变得苍白。三个人谁也不再说话。一阵令人忐忑不安的沉寂后，头顶上传来撕绸子一般刺耳的撕裂声。三位旅行者马上感觉到脚下的吊篮在下沉。”

在吊篮摇摇下坠之际，为了摆脱胡兀鹫的纠缠，减轻“维多利亚号”的重量，他们扔掉压载物——所有的石英块扔光了，倒空水箱，接着装着食物的箱子也被扔了出去，最后乔为了保护大家，翻出吊篮跳了下去，牺牲了自己的生命。终于，减轻负重的“维多利亚号”不再下落，一直上升到1 000尺的空中才摆脱了胡兀鹫的纠缠。

这场人鹫大战的描写固然精彩之至，但只是凡尔纳“合理的文学想像”，没有科学上的依据，并不能作为胡兀鹫本性凶残攻击人类的证据。凡尔纳本人甚至都没有亲眼看到过胡兀鹫，由他无中生有的编纂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欧洲人对胡兀鹫的敌意和仇恨。

以腐尸为生的鹫属猛禽都有“草原清道夫”的美称，它们几乎不捕食活的生物，而胡兀鹫是鹫类中的另类，除了吃尸体还捕捉活的动物，所以人类对它多有偏见。18世纪在欧洲，许多人称它为“羊羔捕食者”，人们把牧场失踪的羊只都算在了胡兀鹫的头上，甚至传说胡兀鹫捕杀人类疏于照管的婴儿。

于是人类想方设法地消灭胡兀鹫，在死家畜的肚子里塞上毒药毒杀胡兀鹫。经过多年的大肆捕杀之后，胡兀鹫在整个欧洲陷入灭绝之境：1886年，胡兀鹫在瑞士被杀绝；20世纪初又在西欧的阿尔卑斯地区消失；1913年，意大利的最后一只胡兀鹫在阿奥斯特山谷中死去。到了20世纪初，整个欧洲只有不到50对胡兀鹫，大部分栖息在比利牛斯山脉的荒野之中。

当胡兀鹫在欧洲大部分地区灭绝以后，人

7自然.indd 61 2011.1.27 4:42:24 PM

们才认识到“清道夫”不可或缺的作用。1973年，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尝试将胡兀鹫引入它在欧洲的原产地阿尔卑斯山。

地处南阿尔卑斯山的法国梅康图尔国家公园创建于1979年，它的北边与意大利滨海阿尔卑斯国家公园接壤，1993年开始，这两个公园成为高原胡兀鹫放飞计划的实施地点，工作人员隔年轮流在鲁比小镇放飞人工养大的胡兀鹫。同时在20世纪末，奥地利的野生动物学家也已人工繁殖并释放了13只胡兀鹫。经过近十年的努力，20世纪末至少有18对胡兀鹫落户于奥地利与地中海之间，学会像野生鸟那样取食，并且开始繁殖，有了新的生命诞生。但是，胡兀鹫这种大型猛禽繁殖力低，适应新环境非常缓慢，直到今天，胡兀鹫在欧洲仍然数量有限，重现胡兀鹫曾经的种群数量还需要相当长时间的努力。

青藏高原——胡兀鹫广袤的家园

胡兀鹫，高贵、孤傲的灵魂游荡于青藏高原天地之间……在中国广袤的西部，有草原、草甸以及有山的地方就可以看到胡兀鹫，它们像其他几种鹫一样，尾随牧民放牧的羊群、牛群，等待着收拾倒毙的病饿牛羊。驱车行走于青藏高原，在新疆的阿尔泰、昆仑山、阿尔金山和帕米尔高原，青海的可可西里、三江源高原湿地，在四川石渠、理塘、若尔盖草原，在西藏的拉萨、日喀则、那曲、类乌齐、昌都……到处都可以看见鹫类猛禽翱翔于天空的硕大身形……当你看到遥远的天空一群兀鹫汇集，越来越多，不断向着地面降落，不用说那就是它们发现尸体了。

胡兀鹫最为机警，发现尸体时，总是在50米开外观察审视许久，直到确认没有危险才会将信将疑慢慢地凑近尸体，而它的到来也说明“尸体盛宴”进入尾声——尸体的肉和内脏差不多被渡鸦、高山兀鹫和秃鹫收拾殆尽，而尸骨狼籍一地。

胡兀鹫是世界上唯一嗜食骨头的鸟，素有“鸟中鬣狗”之称，但胡兀鹫并没有鬣狗那一副对付坚硬骨头的锐利牙齿和结实咬肌，它中意的其实是骨头内部的脂肪质骨髓。它另辟蹊径，找到一种吃骨头的办法：胡兀鹫抓起骨头飞到岩石地带，上升到30～60米，再摔到地上，紧跟着胡兀鹫俯冲而下抢食骨髓，因为周围总有想不劳而获的渡鸦虎视眈眈。英国拉斯哥大学的动物学家证实，胡兀鹫的食物有90%是骨头。它的食道特殊而富有弹性，没有牙齿，能吞食长25厘米、粗4厘米的骨头。它的胃里有大量能释放盐酸的细胞，胃液的酸性竟比汽车蓄电池中的电解质还要强！胡兀鹫的“酸胃”溶解掉骨质中的矿物骨架之后才能充分享用这种高营养的蛋白质。吃骨头比吃同样数量的肉更富有营养，胡兀鹫的“酸胃”几乎一天24小时都在消化骨头，而其他猛禽的胃一天中只有3～6个小时在工作。有这样一个好胃，体力充沛的胡兀鹫一天可持续翱翔9～10小时寻找食物。

成年胡兀鹫的力气很大，能很轻松地拖起重量相当于它们体重的骨头。将骨头摔碎需要技巧，一次没有摔碎就再来第二次，如果一次次地重复后骨头仍然“完好如初”，那就只好放弃了。一只胡兀鹫需要练习多年才能掌握家族嫡传的“独门技艺”。

胡兀鹫在西藏分布最多，西藏西部、南部、西北羌塘草原都有胡兀鹫，在尸体不足的时候它们捕捉老鼠、鼠兔和小鸟等小型动物，冬季在西藏高海拔的山村和城镇周围，甚至可

7自然.indd 62 2011.1.27 4:42:25 PM

以看到它们在垃圾堆上捡食食物。探险导游彭建生冬季在纳赤台和刚察曾经与胡兀鹫相距不到30米，有一次在滇藏路上的米拉山口他跟雪地上捕食的胡兀鹫碰个正着，相距不到5米。他说：“我喜欢胡兀鹫的形象，像新疆的维族小伙子，孤傲、英俊！”四川理塘等地的藏民称胡兀鹫为“挂骨雕”（藏语音译），胡兀鹫吃腐尸时会将尸体的肉剔得干干净净，经常吃得过饱而行走不便，“挂骨雕”有气宇轩昂、威武气派的褒奖意味。有时他们会善意地讥讽酒足饭饱、志得意满的人为“你个挂骨雕”！

胡兀鹫有个超级不怕酸腐蚀的好胃，早前医药缺乏之时，有人将胡兀鹫的胃烤干研成粉末食用，以治疗胃病。它的干燥粪便在藏医中也是一味治疗胃病的良药：鹫粪呈颜色灰白或灰黄的颗粒或粉末状，经火烧煅成炭状物后用开水冲服，有健胃、消食、散积的作用，其气味略腥，性辛热，常用于寒性食积、胃肠功能减弱等消化系统疾病。

20世纪末，在青海玛沁县中医院工作的医务工作者朱祥泰“首次从胡兀鹫血清中检出鼠疫F1抗体”。这个科研成果有两个意义：其一，它从科学的角度证明胡兀鹫被喻为“草原的清道夫”并不是信口胡说，胡兀鹫食用病死的动物，而它自己却不会被传染，因为它的身体中有抗体；其二，也许有一天人类能够从胡兀鹫的鼠疫抗体中研制出适合人类使用的鼠疫疫苗，从而杜绝鼠疫在人群中的泛滥。■

（责编　李瑄）



◆ 摄影 / 彭建生

金雕与胡兀鹫

2008年10月，野生动物摄影师彭建生与朋友驱车来到四川西部的石渠草原，远远看到天空中盘旋着20多只飞翔的猛禽，彭建生毫不犹豫地将“大炮”指向了天空。在镜头中，他看到一群高山兀鹫追赶一只胡兀鹫。忽然，从群鹫中杀出一只金雕，怒冲冲向着胡兀鹫冲过来。金雕气势勇猛，不断用脚爪击打胡兀鹫，胡兀鹫且战且逃，遁入远方。

这是一只亚成体的金雕，看它的翅膀下有两块明显的白斑。成年的金雕翅膀下的白斑会随着年年的换羽逐渐缩小直至完全消失。金雕与胡兀鹫有共同的食性，因此有时结伴而行，一起寻找食物，有时也成了竞争对手。当食物缺乏时，谁肯将食物让给别人呢？这或许是金雕对胡兀鹫大打出手的根本原因！这不让人奇怪，让人奇怪的是，胡兀鹫怎么就打不过金雕，落荒而逃了呢？其实胡兀鹫与金雕的体型大致相当，认真比较起来，或许胡兀鹫还要比金雕猛一点，但是金雕以捕食大型兽类为生，爪子尖利，跟胡兀鹫较量当然战斗力要强一些。

7自然.indd 63 2011.1.27 4:42:27 PM